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十三

憂讒

答郭慶守 劉楚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已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之所為舉朝之人不能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之人不能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能知之則當時之

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
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
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為貧也為時也為有
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仲既未嘗自言所以
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為
佞而阿附於仲者鮮矣及其後策魚鹽之利修農工之
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
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為

正而有信而管仲卒為齊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則管仲毀於貧敗於不利而喪於怯也久矣豈復能少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哉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棄置大端習翫細娛睢盱澳涊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為知己其不同者非之亦異乎古之知己矣況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惋於僕者固又非古人之所先急者哉夫書以記姓名詩以咏情性文以道古今凡具手口習簡翰而稍知義理者孰不能為亦

孰不能言也而各有其道焉其道固未嘗不同而亦焉
能盡同哉譬之人之面焉其横目竪鼻皆然也其笑語
飲食亦皆然也今不取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己之肥而
廢彼之瘠又欲以己之黔而譏夫人之晳也不亦難哉
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毁譽爲憂喜矣况又
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憤怒哉昔人有飲而醉於室者行
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爲己之醒也羣聚而罵之其受罵
者弗覺也而傍聞者怒焉亦何以異於此哉甚荷足下

愛助之至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恐足下好善嫉惡之心過重或反為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敢以言焉抑君子知己之辱將有大於是者又不直若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足下其將為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勉哉足下明敏周慎早得明師又善與人交其學日進如草木萌枿之滋長而人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慊慊焉以四十未

聞道而見惡於人為可愧可感且又欲以僕為師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為謙抑以推夫人者也豈楚之所能當哉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於人學無成於己徒有以來讒謗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其感與愧又豈不浮於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止謗莫如自修又曰何以止謗曰勿辯此古人處已之成法也既以自勉仍不敢辨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不及見恐不逮將來尚冀終示也

答杜銀臺研岡辯斅書　劉繪

前日兩次奉候值溽暑不敢久勞執事僕亟請退及別執手謂僕曰此來見之宜謙慎謙慎僕低回不省所謂昨會留精舍中對局酧僕以酒僕不覺放論時事執事復教如前更道士夫有毀足下於同鄉松皐許公浚川王公處云云余亟爲足下論辯翰林廖學士戶曹張正郎皆謂足下高視亢言不近人情恐於宦途不利彼時乘醉且有同年友一人在坐僕應之曰丈夫生世不得

揚眉亢步巖廊之上即拂袖曳履去山谷以肆其志不然欲免羣輩之猜忌也難矣韓子曰人有所能有所不能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蓋謂此爾今晨乃勞手翰枉教諄諄以謙益相勉而進以君子長厚之道雖父兄之愛子弟不逾此矣僕思人之才性多本天成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古之所謂狂狷其能利於今之世也乎求包容而無忌足矣安望其引拔而顯用之邪嘗見今之公卿待朝士不惜才藝不問臧否但𠔃

曹較衡驗趨立之尺寸競祇候之杪細遂執以為喜怒進退悲夫悲夫長松回棘材有度也端飭銳牙性有類也士顧操獨行於己爾何可以毀譽而數易其志耶三代之朝濟濟相讓固無待論矣春秋以下若平仲絕禮於石父范宣矯顏於孫僑衛青亢勢於長孺龔遂不荅於王生其始憑陵夸詡自挾侈重而竟以嚴辭疏節詘敗困悔彼平仲以下四君皆所謂豪俊也至於石父諸子亦顯名於世乃知古之大賢相成如此而何今時之

不然也僕三復來教忽覺融透古人遭際坎壈皆失常懐屈平疑扵雞鶩之下馮子淆扵龍虵之喻未免憤憤不平也及上規揚氏黑白之守下覽蕭遠玄同之辯遷就譎竒非吾身世之正術嗟嗟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可行此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也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僕將佩服孔訓敬服來教容閑門省察旬日後再侯面請如何

與李中麓書 呂高

李生捧華札至披而讀之知足下有愍世之戚感惜賢之重悲且以激烈之懷便欲振蕩時事僕以為過矣夫譊論蔽明邪曲妬正自昔有然何必至今乃大異也昔子胥抱憤於鴟夷申徒糾寃於負石直生被名於盜金第公苛譊於絕義以彼其賢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獨王潘二子然哉足下抱高世之宏才履絕人之上智譽望日隆朋豪雲附少縱其才揪揭一世將何施不可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足下睇視今日為何如耶且足下

相與締結恒久孰與少海情志顓篤孰與質夫然皆反面毁心戈起不測又安知今左右無復數子者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顧少自韜約毋輕漏言犯尼父不密之戒僕以文學不如道思通達不如子抑二子罷去我輩安禄天網恢張有禽獨遂可不謂倖乎自華札至疑懼交集秉燭達旦眠食報罷反躬求省不知作何惡狀曩日見仇於惡寮僕自以為鄭聲之亂雅耳不意羣疑相蒙珉玉莫辨任子遂借此以為覆几之計而王溪張公

者又信讒而莫之察也夫讒人之言不足畏矣獨恨任子以斷金之交張公有座主之義乃亦忍心爲下石之計乎嗟哉嗟哉世路多艱宦海叵測此孝標所以廣論於絶交而陶公欲閉門以杜迹也僕自揆有何穩覺法當罷斥今流言交讒不過居督學之官耳初若不領此任更作何説然此來實出足下之意而僕亦悔之晚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寇之交戕致之我也又誰咎僕自去秋便萌歸志顧以二親在堂弱息滿膝長兒物故俯

仰在予而回視退計上無覆身之瓦下無立錐之地牽制隱忍義不能決今時事至此尚可靦顔就列為流俗人所疑乎君子見幾不如早去足下視僕豈蒙垢之士而苟禄之人哉從此入江鄉下帷受徒圖升斗之粟以供二親饘粥之食使弟得他日與黔婁原憲同類而共盡也何不可令督學之任不可一朝居矣然計年則未可遷於義又不可調惟有一去而已矣以足下有鮑叔之知故敢披瀝衷素走使奉告統惟足下亮之

上御史王公書　歸有光

都臺相公閣下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茍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

非眞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己知之矣則其舉之而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業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辦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周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今閤下為天子執法操天下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有光不材不敢自

附於當世之賢者獨以少荷國家作養蚤歲掄選太學尋薦京府初辱閣下爲縣當此時相知最深蓋不以有光爲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及敭歷外省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還京師道之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少司徒有光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遇異於常今歲入覲閣下

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至然亦不拒逆而進之退而私念以有光之受知於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嘗變也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尤荷閣下之知使免於過謫然而鑠金銷骨之毀其積於閣下之前矣悲夫以三十餘年潔身脩行一旦遭讒罹垢乃不能自辨於三十餘年之素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夫豈閣下前日之知為非歟將亦有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

自斷於内能了了於宲宲之中而斴不能勝衆多之口而姑為謝之也然則士之所恃於知己者危矣閣下何不考有光之為吏者夫豈若人之言否乎昨在京師令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楊羡人家與有光所治連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公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則有光之為縣果盡如讒者之言乎今銓部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肖果

盡出於公與明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其不足盡取信明矣且今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黄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功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逾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凋殘猶故也所舉如此則所剌可知其不爲謾欺者鮮矣夫與愚人論智則智反爲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爲不肖故智者決策

於愚人賢士呈行於不肖此道之難行而賢材之所以多闕也今於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語唐虞之世所以疾讒說殄行者寺人傷於讒而有巷伯之刺今不能禁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循理之吏豈能見容於世耶閣下清德重望凛然風裁宜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剌舉必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猶有讒說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寧獨無如有光前之所論者計今世人才之衆多皆進

退於閤下閤下寧以失一人為重輕但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且多矣況平生恃閤下之知自謂俟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有所變也獨以閤下不勝衆多之口而姑為謝之云耳然有光自以令日有閤下之知已而不獲自伸如此則亦已矣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緣閤下之素以求自放於田里不使墮落於讒人之口閤下姑憐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幸甚

上儀封公論事書

栗應宏

語曰才難不其然乎然能盡其才之用者爲尤難古之時政習淳厚無甚回邪欺詐之變人惟求濟於公而無急於私故上無蒼蠅之懷下無白駒之嘆若田野園市之實山林川澤之珍咸貢於天子而收之官師工匠者皆有以察其質而致其用不以逆已而有所枉不以料量區别爲勞而易棄擲不以指擇矯異爲嫌而自顧避是以無才則已不患其不盡用也今之時則不然矣才

之用固多也然以逢迎奔走為賢以緘默足恭為敬以循非襲枉為便以無所可否為謹庸者見鄙能者被嫉自處若山嶽視人若奴僕少不如意則從而媒糵其短以糢糊成其罪雖有賢者守古信道之士少不自知用令之道則當閑散寂寞山林長往而已爾雖有聖天子賢公卿在上亦安從責比情也夫九井之穀百夫之力也置之塗泥則良農為之撫膺荆山之璞天下之寶也委之道左則隨和為之流涕楩楠豫章合抱之木干青

雲而茂邦域質倫高選用中大任不幸為賤工之所短
將胥起而裁截之比幸有大匠者於其側不一轉手顧
目而賜之便非人情也今者某以壯年魁南宮此固時
未易有也其才之難得亦可知矣為政不二年屢被旌
舉聲譽大溢其為才於政亦速矣獨以奔走不足辭氣
不遜之故與司府不相能率懷私鍛鍊以構成其罪將
以決其案於臺下蒙等誠切悲之夫才高則果於自用
望重則易於招尤招尤易則責叢於已自用果則無恤

於人以是之道則以今之習尚殊矣語曰衆喣漂山聚
蟁成雷三人成虎十夫撓椎嗟乎是安能知其然也夫
惟大人爲能濟物義士能急人之難賢者惜才於時猶
工師大匠惜材於其業也夫以鹽車之驥柯亭之材方
其時無知者則將委之於水火喪之於焦沒然得孫陽
蔡邕之徒一顧而適値其會是珍奇出於水火芳譽騰
於焦沒矣是故管仲拔於囚虜公治昭於縲絏范雎起
於逋逃李白雪於黨獄荀卿滯於蘭陵韓子困於說難

范滂之徒沒於禁錮陳子昂殺於縣邑是數君子者豈德有賢不賢哉顧其遇與不遇之勢異也嗟乎非有長者君子以古道自命安能望於斯時也伏惟左右大德重望居今守古抱經濟之才蘊皇王之畧履樞要之重天下所望入備絲綸以籌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治可待也冢等竊謂今日之事殆不可不白於臺下即知賢者之於材固有無所顧避而不易棄擲者矣然事出於公輿論所在故輒敢竭其朽腐奉尺寸於左右惟賜覽焉

蒙等死罪死罪頓首頓首

答張通政 鄧觀光

頃始得門下六月書扼腕世道義形於詞不佞柢里杜門自廢視一榻之外便若天涯不復以尺素及長安近聞吳氏之子猶復狺狺彼豈疑不佞復出故下之石而不知不佞已絕意仕進矣山中僻不得全疏乃聞部中覆疏竟借王洪陽公及門下為重而儕丈貽書云諸君子之譽乃足為譽鴻功等之毀亦足為譽顧不佞何幸

有鴻功之毀以博諸君子之譽也夢白又云冥司㮊鬼
胎或以人爲禽獸或以禽獸爲人信手拈成都無分別
人見其紛紛披衣戴帽而出遂皆望之爲人而我乃因
之動無明火焉豈不爲鬼所揶揄嗟乎夢白乃以鴻功
非人哉吾安能必鴻功之非而諸君子之是吾不能自
必夢白安能必吾與諸君子爲賢而鴻功爲不肖息緣
屏慮都無人我都無得喪毀邪譽邪僕平等眎之矣

與唐凝菴少卿 吴中行

不佞冥行扞罔抗言罹尤四乞歸休六移伏臘蜉蝣暫寄牛馬可呼負芒刺於蒿萊久矣然於門下同里同年至親至厚束髮把臂初無小郤奉令承指嘗效微勞今門下策足要津不佞待罪下里猶庶幾察之衆惡憫其羣攻曲賜惻懞是所願望乃得於傳說者藉藉謂門下有意督過之也詆訶横加點綴巧構投石下井呼以順風朝紳里黨人人能言之且惟辛未以來廿年所偶叨驥尾遂捋虎鬚念念吹毛時時剚腹朝紳里黨亦人人

能言之嗟哉嗟哉不佞雖有推心之寸腸實無容足之尺地匪一日矣然出口入耳莫可蹤跡門下固不難曲掩不佞亦何忍重疑而閉目塞聰若罔聞見門下固不惜逆施不佞亦何妨順受已矣復何言至於頃者門下偶桂彈文止因晉秩躐等別無訾議而大疏雄辯自叙賢勞自表正直自証考察之非辜自明遷轉之不驟洋洋纚纚亦足以伸已屈人矣又無端而忽有指也借人形已曰一藉建白之名可覆百行之醜不佞讀之慙沮

思之悚惶不覺汗下踵也夫論建白不佞其罪之首也論行誼不佞其醜之尤也珥筆之初因言父子之倫常而幾斃杖下賜環之後復言君臣之權義而遄返田間是他人之建白一而不佞之建白二也言尤行悔垢積愆叢寡過未能内省多疚是他人之醜行百而不佞之醜行千也同里同年至親至厚朝夕所稔妍媸莫逃兹由門下之鄙夷遂爲海内所證信是他人之醜可覆而不佞之醜不可覆也雖然門下意本獨發言則槩加無

論四方君子即同郡之建白者若而人皆接踵去國矣無論一時即當年之建白者若而人如尊公荆川先生亦抗章編户矣門下縱不為同郡諱獨不為尊公念乎豈門下嚴於嫉惡急於攻瑕不暇旁顧不暇追思乎片語隻詞威於鈇鉞因一人之醜而遷怒諸賢因今日之醜而貽羞先哲嗟哉嗟哉其又不佞之咎矣門下倘或云覆醜者什九不覆醜者什一則猶可舍其九居其一因之趨避已屬冒昧乃門下既無解網之仁不佞安得

立錐之所乎反已自憐何施面目門下必且云吾言在此吾意在彼或甲或乙無所主名安見其為爾也者夫共傳者言也不可揜也中蔵者意也不可據也使不佞舍其不可揜者居其不可據者而委其醜於人是益其醜於已况門下既無椎烏之愛不佞豈免死兎之悲乎同類相殘亦何施面目門下皇華晝錦里父老負弩矢前驅不佞舊廁門牆無煩介紹詎不願奔走於車塵馬足間哉第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負醜而友其人

左丘明當益恥之不佞踈節直腸淺衷褊識茍有怨怒素無蓄藏未聞背面夷跖心口秦越而可稱友者不佞既知為門下所醜矣而强求攀附寧無顔厚門下既視不佞為醜矣而陽賜接納奚取貌交夫友之倫亦重矣同聲則應異氣則離貴賤死生交情乃見門下與稽别駕應科臭味莫逆終始不攜既死矣焉用文之且也假絶友之峻節賈忤相之高名令則借貟譴之畸人充逢世之奇貨門下之自為計誠得矣不佞之為門下用亦

足矣死者為地中究鬼未死者為門下功臣不佞其何
辭之與有拊膺扼腕跼地蹐天三四躊躕千萬不得已
傾心披瀝沒齒引避爰稽載籍若魏應瑒晉嵇康梁劉
孝標漢朱穆義疎交絕自古然矣白日青天丈夫男子
亦安用塗飾于聲音笑貌而為此罔兩以相謾哉蓋於
是乎賢者之庭削醜人之迹矣此不惟不佞之處已宜
爾即門下之處人亦宜爾倘門下謂其無足與比數遂
賜麾斥而置之於胸臆頋頷之外幸也惟命倘門下忘

其直率因滋釁疵而重之怒如蹈水火益熱益深以門下才力智謀直摧拉枯朽耳不佞為魚肉以俟刀俎宜也亦惟命門下其裁擇之

奉楊太宰書 屠長卿

隆之居長安也視身頗慎待物太疎屋漏知防廣庭不飾砥節持廉居官良苦廣交泛愛好客似嗇窮交賤士樂與之同當路要津顧存崖畀之同近湊崖畀近亢名為拙宦亦曰畸人三事大老九列鉅公家望龍門人樂

蠅附隆獨介焉自守曾不問有識無識有因無因斂跡
減刺未嘗一求容接聆謦欬即如明公朝野羽儀人物
權衡祥麟威鳳舉世快覩凡在銓曹要地者莫不嚴重
孤高峻其風采内若訾窳外益威稜明公清德孚鬼神
内行信妻子而接物坦夷温然長者脫町畦之形絶谿
刻之行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世無所疑其迹以故衆口
交贊物情樂親婦豎頌德廝養知賢而隆則何嘗一及
明公之門乎蓋一二大老亦有顧交於不肖者而隆終

不往也夫出領邑符甘心貧窶入叨郎署絕迹當途隆
雖至不肖亦稍知自愛耳然若寡廉鮮恥何所不至錢
穀之吏稍自潤不難虛名之人即結納亦易以明公覷
隆詎誠至不肖而無恥者耶彼夫以疇昔私憾謡詠擂
摭一旦以至不肖之名加於隆隆不能受亦不能怒夫
裂眥濺血髮上指冠黄沙倏走白日陡黑繁霜夏零長
虹晝見隆之意氣自小能之而令顧不爾則隆蓋近頗
已聞道也夫平情忍辱忘境齊物猝而能鎮撼而不驚

者真道所貴也以故隆聞謗之日恬然安之以無怒為養性以不辯為忘言雖舉國不平交游搤掔而隆未嘗以一芥蔕於胸懷未嘗芥蔕者不肖希達人之蹤而搤掔不平者友朋抗同仇之義也夫友朋高義事固宜然而隆始未敢輒以此望明公則以與明公無生平之素也乃向者含沙事起明公名隆而與之語曰聞子高才能詩文奈何輒以為罪譏夫狺狺譬之喙血徒自涴其口無論世無是事亦無是理子休矣勿辯昔王元美李

于鱗諸公在世廟朝自以辭賦雄一代賦詩飲酒日閧長安市工每退朝解鞍歇馬便呼盧浮白睥睨跌宕此真詞人太豪哉令法嚴綱密人惴自保即有一二擅辭賦縉紳率知檢飭不敢豪且聖明之世不當以詩酒罪人于休矣蓋隆至是始登明公之堂一承顏接辭也隆既非明公素所親厚一旦遭謗受枉白而勞苦若平生此豈有所私于不肖隆哉誠爲朝廷惜大體爲士夫持公論大臣之用心固如此逮夫黄冠賜歸青衫去國褰

驢風雪撲被泥沙身未離春明門外而心已在江南之丹山碧水間雖祖道凄凉河橋黯淡而不肖方且掉頭不顧揮手長辭又未嘗一登明公堂為別道其感激而去蓋明公之念不肖為無因而不肖之事明公為太簡夫人情疎則薄日遠則忘忽其人而不知則易棄厚其施而不報則易嗔不肖之去明公胸中久矣乃不知何故而時勤明公之念士夫從燕京來者無不道明公拳拳見念至今為稱屈不已寄聲存問六年於兹吾鄉沈少

宰還亦云不肖無日不在明公之口夫不有諸懷何以有諸口日懷之而口之則隆誠不知其何因也以為念故乎而隆未嘗與明公有平生驩以為憐才乎而隆為人實至不肖以為卹枉乎而隆所坐不過詩酒詩酒之罪隆實有之不為枉六年之間寄聲日至而不肖恬然安之了無半札一言為謝隆無半札一言為謝而明公之拳拳猶未已隆之六年不將一字其故有四昔叔向不見祁奚范滂不謝霍諝當時高之隆雖不肖願竊附

于古人此其一也摧廢之人屏居無聊書空咄咄或自通政府攀援當途以求進用隆若輕通尺一心雖感恩迹涉希望隆竊恥之此其二也當不肖闔門待罪縉紳之連騎過唁者如雲及不肖落籍去都友朋之觧裝出祖者無算比抵里中而長安故人書問絡繹隆若稍修報謝便非林下人之體以故京邑遊好中心念之豈不勞予而絕不以一語相加遺夫不報謝諸故人而獨修寒暄一當路大老豈復足比於人數乎此其三也不肖

之東歸負郭雖無百畝居家尚存四壁母有賢明之行能甘清苦妻通寒儉之德不怨貧窮半畝之宅矮屋小樓頹垣敗壁伊威在户葶藶盈堦窓前雜樹梧槐梅竹紅藥紫篸春夏之交黄鳥鳴於枕上緑陰映入房櫳零露涼風秋意颯颯碧雲黄葉飛滿貧家野人風味足以投老而隆又好仙奉佛觀空悟眞一登蒲團之上外忘塵世内遺形骸煉我神明葆我虛白當其嗒然以游乎混沌息乎天倪不復知有山河大地又安問長安貴人

大老哉簡以忘我疎與嬾俱即偶欲濡毫信紙輒復罷起此其四也夫六年不將一字一吐而輒幾萬言者何也偶意興所到欲因知己而一寫其胷中所自得也夫有求於人者其辭卑無求於人者其辭直今隆辭卑乎直乎此明公所一見易辨也夫無求於明公而直寫其胷中所自得若而人者不將一字不為簡一吐萬言不為多譬之候蟲時未至而喑喑無聲時至而嘒嘒不已彼葢無求無營而自鳴其天籟者也雖然隆葢又別有

說馬隆聞明公之居鄉也樸而醇清而曠其事親也躬

萊氏之孝其習隱也有龐公之風白茅為屋黄土為垣

青精為糧夫耕婦饁沖夷澹泊宛如上皇時蓋大臣蕭

然不異寒畯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風此豈有意於世

用者哉及其强而後起迫而後應秉衡當軸清德彌峻

和風益暢蕩滌深刻削去煩苛事存長厚人懷愷悌然

且邁高跡於霞表寄沖情於物外泡影軒冕浮雲三事

日日促裝時時接淅而廟堂牽挽鴻飛不得遠焉得意

而欲回首急流而思勇退明公垂戒于日昃覽分于止足未為不是然而此時世道所仰賴明公不小明公不可亟求去也世道自江陵以鷙猛束濕之政釀為厲階刻削元氣急弦絞繩有識憂之至今日水旱沓仍疫癘繼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歲益甚吳越之間赤地千里喪車四出巷哭不絕隆竊念主上英明總攬大臣寬仁愛人明良在朝政刑修舉不應致眚而災眚若此或前人鷙猛束濕之餘烈也夫太和元氣人物得之以生

育國家得之以隆昌若明公之寛仁長厚國家方倚賴之篤慶祐而消災沴奈何求去乎人之得位徒以自取榮肥而公則榮肥天下人之當路惟恐一旦去已而公則求去不能功及天下無心於天下事者為之整齊天下非超於萬物之上者不足辦也以公德望老而束縛三事不得去此謝安所謂捉鼻正恐不免者也若隆之不肖則免矣人不以不肖目我則既已委棄我以不肖自處則可以偷安凡夫而希為仙佛雖亦屬妄心猶差

勝其他持此安心以日從事苦行借妄求真借苦求樂上則漸臻清靜下猶足以寡過儹履寂寞而怡愉處饑寒而不悶善自排遣而强名安樂法門以芝术為糧肉以薜荔為衮衣以蒲團為安車以修煉為經濟拜佛禮斗逃于朝參誦咒繙經妙于簿牘猿啼虎嘯清於鳴騶鶴駕鸞驂疾於騎馬山人野客貴於公卿石室丹臺榮於竹帛非强作佳話理則固然明公間世偉人其識豈不及此耶明公康濟天下功德歷歷名書上清良亦不

惡而山野之人平分風月坐領烟霞亦當不以此羨彼乎崖先生垂勳捄火華山處士壹意栖真古人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纍而行卷舒其時龍蛇其德要各有為非欲苟同若明公以在事為桎梏不肖以竄伏為凄涼是使宋室無鵲起之勲雲臺絶蟬蜕之迹也當今之世士誠多賢賢誠多品公孤黄髪德氣凝深鎮定朝野幕府疆吏才諝踔偉經畧邊圉雕龍之士摛藻擷華文麗天漢骨鯁之臣披鱗折檻氣薄烟霞凡此多賢鍾英靈而

表上瑞詎不彬彬瑞瑞者哉乃惟迂僻曠逸玄超之夫進不得依光日月畢志匡時退而閟影雲霞希心度世斯亦備士之一種雖似無益明時差存標韵粧點光景亦不可缺也譬之天道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天各有用綺霞彩虹無用於天而天自不乏譬之地道蔬穀順養芝朮服餌人並有益山花野草無益於人而人亦愛玩今天下獨少迂僻曠逸之士四明自賀監請黄冠領鑑湖以來幾及千年虚無人而不肖不自揆度妄欲繼之夫

賀監遺榮辭祿請休去而龍驤不肖蒙垢負罪被竄逐而狼跋所處遠矣有如嫫母敢洽靦顔不怍妄附夷光乃其中脩然無悶一耳本同末異不可謂便遠也且賀監昔時之為脩然易不肖今日之為脩然難何以故賀監得意於美官夢游帝鄉一旦請去天子賦詩百官祖餞賜鑑湖以供漁釣捨大宅以為千秋觀士林艷仰鄉里榮羡此時而為脩然不差易乎不肖身負大詬倉皇落籍一驢蹴蹡風沙雨雪而出都門青衫布帽憔顇還

里親知慰唁鄉人揶揄原憲無因介推有母甘毳難給餔糜不充此時而為脩然不亦難乎而不肖天性故自落落出覽風日入而忘其衆夕宵坐蒲團明而忘其晨炊二六時中常自娱悦徐而尋之了不得其所以娱悦故以不肖所難仰而配賀監所易似足相當不怍也頃王肩昌太史書來欲得隆憤懣不平言吐宽人之氣激壯士之懷長留天壤山川生色夫憤懣不平事世上所有隆胸中所無隆雖至不肖不敢為世上所有事不能

作胸中所無語而直以寂寥幽適之辭荅之耳士大夫以尺牘遺其交知抒心寫懷垂名流照者在古昔則有史遷李陵楊惲鄒陽江淹在近世則有唐寅陳昌積盧柟吾鄉陳束皆以高才發為雄文沈痛悽惋掩抑頓挫有足悲者並不聞道胸次鬱紆滿紙侘傺豪儁之徒賞其悲壯清遠之士陋其煩競才雖高矣量不足取也隆幼雖貧賤閱歷多艱誦習先民究心世務亦思有以自見於當世三十通籍兩綰邑符戴星視事櫛雨省民諸

凡可以佐黔首之急者毛髮不愛有所譬畫上下咸以爲能又頗研討彖緯韜鈴邊務戎畧若世有知者鉛刀未必無一割之用不幸身多雕蟲之技謏其虛聲蟻慕蠁集多士奔之招尤誨妬遠聽不詧並目不肖爲平原俠徒扶風豪士不知隆迹類洸洋行實檢飭寄情物外蕭瑟有之趺宕未也即如隆所坐詩酒罪業已向明公面承然而韻語號嗄已無遜辭醉鄉酕醄尚有媿色麴君不能盡椰子大一杓即面赤頭眩上下四方易位令

畢茂世劉伯倫遇之何物傖父唾去不顧即此一節他
可知已嗟乎是所謂隨聲附和者也明公之所為楹擘
宽眉生亦以此古今稱大宽者以屈平伍胥武穆為極
真足積人神之憤傷天地之和若隆宽可謂最小小者
中尚跳勃掀撥之雖小必摇性若安凝撼頓之雖巨不
動隆少有志建立幸而精神筋力足以副之假手讒者
早遂息肩毫芒莫吐端倪未見夫狺狺何論總之隆山
林之骨也天下之事若身當為之摩頂放踵若一脫其

手便須超然道固應爾事在心神散緩事去而情態嬰纒之二者皆非也隆今可以超脫櫟社之木全以不才矣又安能竊竊焉曰抱其已破之甑而號之也古之失意者多投之沙蟲山鬼瘴癘蠻荒而隆獨蒙放之清溪白石之鄉還之祖父丘壠之土臣罰已薄主恩不淺從此而勤修度世之業力講性命之宗皆君相所貺也匪維罰之又為貺之天地高厚捐糜曷報乎又古之擯落齟齬於時者逡逡託名山著書以規不朽比較之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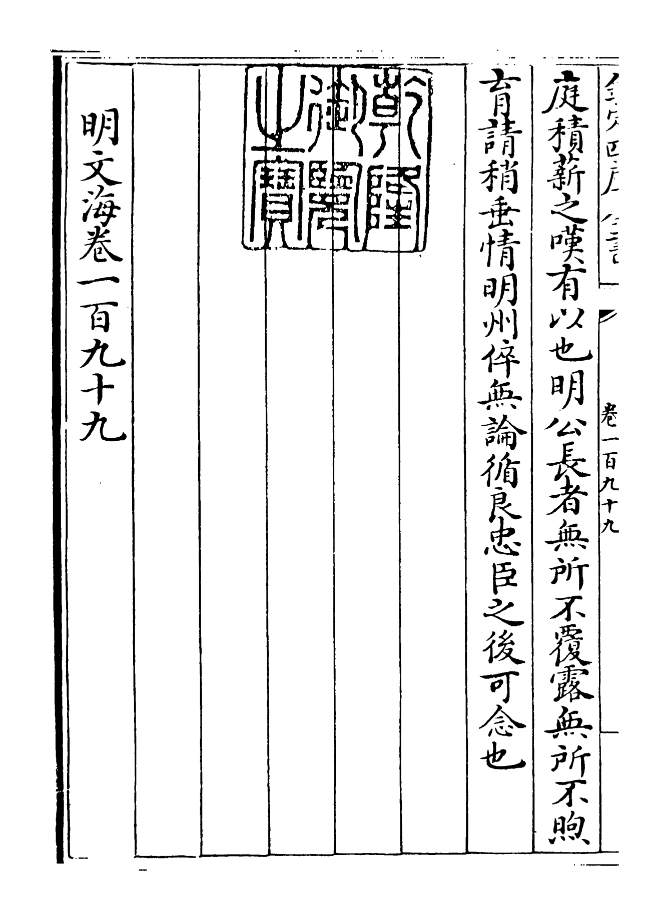
得志猖狂婬逸從日暮途窮之計者固云勝之然隆以為猶非上策也士君子貴從性地上磨煉一番性地不煉其中無主而徒役精馳神思垂空文於世菁華漫焉浮漂而靈光頹無栖插忽而物態外煬慾火內煎即垂千萬言毫不得力姓名留於青編形骨敝於黃壤亦何益矣是以上士棄蜉蝣之晷尊龜鶴之期含熠燿之光攬陽烏之轡游神於瀗合氣於漠收視反聽以培性根凝韵葆眞以固命蔕息心忘形而求大道焉及其道成

而文從之太上道德蒙莊南華禦寇冲虛關尹文始葛洪抱朴子年拾遺景升化書華陽真誥彼皆以其所得精華而筆之竹素何嘗不蔵之名山副在京師者哉隆不肖竊慕此道凡夫妄冀知其無成第試為之譬之苦煩渴而飲涼漿無論多寡入口冷然熱病漸除神明漸朗是隆之所寶也嗟嗟夫是言也亦近洸洋矣明公得無訝之乎明公方以盛德鴻業都要津享大位海内人士望若天神隆後來末學鯫生輕通尺一則宜脩樸遨

卑瑣曝鰓摇尾語而進庶幾入則足以爲容不入猶免譴怒而洸洋自恣若此則以樸遬卑瑣實亦不肖胸中所無也亦以恃明公之知我也夫知我者宜誠以其人樸遬卑瑣善曝鰓摇尾而哀憐之哉越石父伏在縲縶則垂頭不語及晏子解驂脫之則仰首高譚故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明公龍德大人顯榮貴倨目中不乏樸遬卑瑣語我知明公何取焉使隆洸洋而有一語合則言與聽者俱榮使隆洸洋而無一語合徒爲嘈

嘈而已則吾儕小人之罪於明公大人長者度固無損也隆免矣天下之事方大集於公隆竊見此時國本未定朝議多端宗室失所邊防懈弛吏治粉飾官守貪污人情傾仄俗尚浮夸費用太繁征求煩急閭閻空虛黔首凋瘵又加以災青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亿離則治平繼之治平之後所繼非復治平也曲突衣袽明公不可不熟慮而詳計也明公憂民體國動出萬全泰階永平釁沴消殄隆等竄伏林莽恃以宴息野人請得禮壇醮

謝曰祈天子之萬年祝相公之百福隆北向舉首曷任
虔注每思當今大臣若明公者何必遠慕古人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閭閻道路之口月旦不爽物情所歸天心
必祐是真社稷生靈之柱石也勉矣君侯努力霄漢姬
公稚圭攜手同車敬謝德音勿復以野人為念寓書者
為明州楊別駕別駕尊公以庚戌勤王遭譴死事烈烈
忠臣哉明公所知也別駕由任子出倅明州愛民若己
子潔身如處女吏道循良七年一日尚未可以遷乎漢



庭積薪之嘆有以也明公長者無所不覆露無所不煦育請稍垂情明州倅無論循良忠臣之後可念也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至二百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明文海卷二百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十四

悽惋

與彭濟物 康海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别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念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

知我厚故不避過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拍豚擘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後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習性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

之辱不可奪也況數鍾之粟半副之紙乎僕自幼支謏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謏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眞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

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狷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織途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迹廁宗元於九錫之閒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

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白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却之使饕餮嶮巇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輿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

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義有曰古人内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覯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茍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令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駡不已令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懶放畏出歳不能一

造其户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事君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髙致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絶之以此親疎多怨茍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絶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

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狗外構此兇逆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當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别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

眞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君子自謂己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己蓋所謂嘐𠸄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旣然臨我體我矣會

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隳堞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為之伏劒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

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君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君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佚蕩無覊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

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
庇人願儕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常有此士也燕織日積
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
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
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
筆之縱横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墻高基
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
庭無繁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子震

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鶩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内遂以寅爲不齒之士揮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黜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蘧篨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君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縞帶紵

衣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
玆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
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桀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
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
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
者不逮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飡蓋不謀其夕也欷歔乎
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
不能挽强執鋭攬荆吳之士劒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

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録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歳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顧慮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滙百氏叙述十經翺翔藴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没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

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君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軼倓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饑乃乞食豈

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騮奮矣君卿豈愛戀棧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户傍無叔伯衣食空絶必為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絶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言惟君卿察之

寄舒子 王廷陳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謟承

故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内外搆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遊見僕身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隷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重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千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

矣然猶尚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
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
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
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為
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縶然
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
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
於墮甑幾翔於鎩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

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肰飼之厮寵之以髙軒享之以玉饌娱之以雕檻喻之以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羡餘以贍妻子長為太

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敎旨

寄屠漸山書　陳束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别恐冒周爻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懟是以搦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遥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黄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繢情致專篤陳昔時讌樂之悰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悢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

明寓内訢訢衿帶之士揚鬐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
絶人之才抗迹紫宫策竒清漢英聲懋實為士品規夫
順風而彈雲龢之絲乘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
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
縁階第得侍内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
見朱明矣磷緇歷鞅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
以過黄陵而嘆息泛赤壁以欷嘘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
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于長沙北上荆州更懷

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嘆東上更入辰沅謝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巑岏插天黑霧千尋黯黮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䖘獸窺形螫蟲射影斯實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覊縛洿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懷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案牘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唬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悾愡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他乎是以陳子

康積恨於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嘆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為壽僕行年已過大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絶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為梁棟其斷在於溝中同畝之稷上則饗神而其餘委於鴈鶩非其材質

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微於合劒論竒於效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嵗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燿丹青況僕為專命之使猶得忝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兹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穅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

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疾未平力論不悉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束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橫溪忻然甚期一會迫雨潦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輅車已先日北發慙灼如何昔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惟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

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慘飆晝日不開鉷硐潨瀖懸崖崪石馬瘏不敢前鳶飛跕跕不能渡慄心兹時睇夜郎之修坂感昔賢之遺欷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蟹螯倒稨浮白張目大噱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别也三度枉教札并以稚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知愧夫人捐棄不忖何以為情昨計轍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婦言幸且會而女兒以為懽悰今乃已矣當還白婦

共為酸淚耳僕入楚來即有辰沅之役數數覉旅所不可為且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中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瘰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家也世乏炯迹門樹中薄田鮮擔石之蓄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莫廢炊淅而稚年寡伎能釋擔負笈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衍負困之累懷毛盧江喜檄之情幸藉禄奉將八歷星歲金門銅柱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嗒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亟

異運同管於廢歇惟彼蚤喆為能無吝幾圖劃劈此緣而親故中闌不仕無養油油然止鈲拙之才世大不宜亦時學就人周旋輙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毘陵唐子或言其抱疴食不能甓甘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逐什一之息量粟米牧雞豕庶幾足母氏饘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所

於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餓餒當荷銛抱甕茹澗溪之毛歠無營之水尚一澆悾惚積懷貧非爲病黠妻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網三驅何禽不遂區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説執事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他衆引姍笑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久濶情慉言何能悉

與劉坦翁書 朱曰藩

曰藩別公數十年昨獲造眞廬覿睟顏聆教盡日稍慰積仰坦林弁壑卧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畫也藩常讀謝靈運山居賦劉孝標金華山棲志每疑古人過於標致未必如此乃今信其有也夕陽出山留連溪上公不忍別曰藩不忍發判袂之後因成絶句一首夕陽野艇語從容籃轝歸途田燭紅小弁山前津吏報五林昨夜相舟東題曰別南坦文歸後作蓋紀兹遇云爾繪

樓之什欲勉强奉教中夜引枕思不能就大㧗達人曠世之度超於埃壒之表應酬伎倆自不容投必得陶韋之輩情往興來蕭灑數言始與茲樓相映帶也如何如何比者嘉禾水涸官舟皆取道湖洑日藩疲於應接痰火大作早起復冒風寒嗽不止遂卧病邑齋暫謝人事遥夜獨坐童僕静默驚風動樹寒霰集庭顧景徘徊不覺霣涕身在湖南家在江北七十老人獨留堂上孤羈遠道夙寡弟昆之助兼之湖田失歲里閈蕭條雖朝夕

足謀而緩急誰恃文勝厚衣安仁嘗膳人之情也到官以來五十餘日氣變如此而起居不聞公謂曰藩何如其為情哉曰藩不肖藉父祖餘庇兩執郡縣之役雖無卓異可紀率克守官箴不誣考課少年之日習於見聞嘗念異時倘叨一命亦庶幾無忝前修固不敢視為徒勞妄自菲薄奈何職業不勤致身已晚始願雖獲於事主即境終苦於違親昔楊朱臨路而長號墨翟睹絲而歔欷良有以也重念先人平日雅好購書家藏殆數千

卷皆手自校讐識以印記藏之印上別業嘗指示曰藩曰我平生辛苦有此汝能繼我之志否曰藩時尚少也自省事來即感先人斯語閉門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晝以薦寤食以當飴偶至會心處輒忻然永日矣以自終二十年來習氣遂成甚至田園日蕪慶弔都絶亦不暇顧也近時一二有道君子見曰藩如此憐其愚而爲教甚殷曰藩自揣人品孱劣不克負荷嘗謔之曰君素善貧子說金無乃以黃葉止啼耶若曰藩意則不然必欲

辛勤如程子所謂迤邐直至十三級以求其輪不敢對
塔而說也古人云吾何信信乎我而已孤明歷歷天不
可欺使我中無所得徒受人寄載黨同伐異曰藩死不
顧為之也初心自許荏苒至今生命不諧當此劇縣初
至承前百冗交集自朝至夕卒卒無須臾之間異時微
向抹殺盡矣前偶作家書潛然之潸誤作洲字竟不知
塗註友人强題芙蓉障子謁用竹間水際之語蓋壯丹
事檢史記叙白圭貨殖偶探得商君傳至無功者雖富

無芬華遂目白圭喬於居積如此精神荒耗殆類健忘自來臨文不如此之謬捩厥本原實由驟去鄉土所思隔越雖微古人嚙指之誠自不覺心馳神往耳嗟乎嗟乎生今之時古道難矣相刃相靡行盡如馳回思二十年黽勉家食求以繼先人之志者何如荷諸君子之教雖不敢尚同靳無負於歲晏者朝歌絆足之嫌中散頓纓之喻固非至訓然徒使竹素之功收於錢縠丹鉛之力銷於簿領亦非曰藩多病之所堪也蓋乘田委吏必

達節者能之吾斯未信他更何言仰惟我公天壽平格保乂王家碩望鎮巖廊清節肅海宇後來之士伏在下風欲丐一言以為終身旌鏡卬首而不可得曰藩何幸山公謂嵇紹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此所以不容不浴於我公在公之誼亦不容不為之思而忘其瀆也雖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臨書不勝悚慄

與懷沈二弟書 沈愷

追惟往事余方茂齒子亦妙齡俱值雍熙並歡衡泌時時執手陳說平生興至把酒持蟹螯或擁壺矢張目大噱風雨無聊據胡牀相對刺刺語少小事不休雪夜擁爐促坐至煨芋栗供母母子煦煦笑相語懽如也胡期不爾乃今歲月易邁動閒山川引領西顧悵矣心飛追惟舊歡往不可復未甞不傷心泫涕焉余性佚宕不耐齷齪少年屏居湖上頗躭古墳挾書冊琅琅誦讀適與意會則莞然獨笑或與二三子談古人功伐照耀名節

慷慨輒耳熱面赤自奮勵矢曰無相負也他日果得脫穎而去當効尺寸以標趨古人無虛皓首使泯没弗章言猶記憶隱隱如昨日事豈竟忘邪第時勢無常寡合難偶碌碌二十年不克自效年踰三十始竊一第感華變衰壯心潰裂上之不能眤顯人下之不能援英少意氣瞶眊已非湖上時矣其視二三執事則皆飛騰閶闔振翼紫微華名已飛照四裔顧視區區心勞而跡下志欝而道窮俛首抑氣抑復誰語一為郡吏便落塵網期

會結束則朝夕靡寧簿書纓擾至寢夢俱愕當其忽忽且不知有生人之樂況其他乎久與筆硯為仇間或勉强拈弄率又濡毫染翰終日閣筆不能以句是可以覩矣余不自量酷愛山泉常扳窮岩棲古寺托形崇阜息影長林每見人談四明天台之勝輒津津喜恨不獨往乃令剖竹明州分符千里若天假之緣也自入越以來果見積山萬疊出奇獻異參差代雄表裏紫霄信美且奇豈不欲駕葉舟鳴榔上下少假一日之遊哉第境

緣人勝樂隨意適一行作吏豈復賞心佳境滿前徒增悲惻是以過錢塘而嘆息陟吳嶺以唏嘘悽目清風之嶺傷心越望之臺哭武穆於西湖弔坡翁於堤上朝步蘭亭更懷羲獻暮探禹穴尤憶于長此數子皆以高才名世窮愁抑鬱用匪其時弔古懷人耿耿不寐西上桐江則又嚴陵之所釣遊也名山奇水天下獨絕弭楫臺下夕景淒惻又聞孤猿寒嘯離鴻遠吟椎鶆一嘆舟子再泣余益愴然悲矣然斯亦觸景之幽懷終非予心之

所懼也但以此邦之民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欲強自表見恐方鑿圓枘齟齬難從跋前疐後差池不狎自非樂天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是以馮子彈鋏而行歌莊周臨流而浩嘆乎子自賦其無成賈生亦悲其不偶古今人情畧同其概矣昔讀嵇中散有七不堪或謂出於矯強以為無之乃今信其眞有爾不謂余也身當其事且有不快者有九焉老母今年六十有五矣即康強無恙人子之心詎敢恃邪往歲迎致官邸母子朝

夕煦煦無何以覲事西歸竟以渡江涉險艱於跋涉猶未即至動定謦咳咫尺天涯倚門極目能不依依此不快一也余生而懦弱年近三十受氣始足性不奈勞苦令髮就種種老態將至不以此時休養性靈少延歲月更復碌碌其何以堪此不快二也待罪茲土邊檄報潼寇通番舶可不日至可忽至而飛檣利楫絡繹海上舟山居民日被侵掠令已不能葺田廬供賦役矣癰疽結於腹心猶不自知更復坐糜廪禄何以自立此不快三

也寧民好訟習囂入骨結構窮年牢不可解稍以法繩之椌訢上官顛倒黑白即刺心無以自明德不孚人難以格化此不快四也習俗喜同厭於創見即有一二興革好事者横生口語囂然議起此不快五也海上積蠹弊彌山海一旦摘發陰奪而討反之掐尤任怨有不能免此不快六也又性曠逸雅好恬寂一陟堂階千態萬狀具在目前有所感觸情焦心裂此不快七也性不善藏蓄見人輒吐肺肝人有過差好為面折有不當意色

辭俱厲至狂發不顧先後人道以為怪此不快八也年踰四十山妻棄去二嬰夭亡撫影煢煢日抱隱痛此不快九也以此數端永念平生難為胷臆楊子雲云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能蛇遇不遇命也而今而後當稍知自遣排愁破涕人生須自適爾憂戚何為佛氏不云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行當別圖去就拂袖東歸重理舊業與子尋繹往事家貧雖不能給歲得污邪之利亦可供母饘粥苟非凶歲能自力作尚足伏臘幽期可托得

全素履山南水北惟意所適烟雲花鳥孰非吾事嗟乎富貴人所欲也古之高士不肯掃門覓仕願專一丘一壑之美者豈不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已矣乎石室有緣名山可待圖書左右樂有餘歡琴瑟静好此外何務庶擁腫之木得以不才免而頑鈍之石可自保其天年不為非倖也又奚必栖栖空勞鼓舌向人作屈曲態邪百年逆旅迅駒過隙時移事定孰醜孰妍必有能辨之者此但可為吾子道不敢對他人言也

明文海卷二百

明文海卷二百一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五十五

悽惋

寄向永修書 顧懿

白門之别半在病鄉雲樹茫茫遊心千里頗以久不得
教藥為恨鄉人來問候之餘首喜徵輸告集亦林下士
清曠之一便也秋來聞乾乾齋事亟徬徨躑躅莫置念

間於是自始至終序次私恩仰闇縷陳上覲歸許孰知梏於吾窮跋前疐後顛倒錯亂安排於造物之囿而莫知所以如是者其究信不越乎僻習之累然求其所漸或未能無遺於此而齒頰之勤曾謂足下而不可以語此乎士之宅身處事憂喜之端不能相恃以為終窮者若是其無常也僕之出處豈有心於時邪非也吾不得而知也雖然銜命上道樂趨利進之機譬孺子之甘豢焉有未暇齒牙其餘者矣已而覲金門侍東壁就事之

初絆於虚名勞則有加暇逸無間鞭𩦠策疲奉職惟勤
屈情應物莫識所謂方諸偃蹇林下無拘於時者自始
而不侔矣矧宸衛森嚴動有繩尺揺唇擬步靡敢或戻
兢兢然恐恐然于朝于夕爲之膽落退處僑寓四壁蕭
條早作暮歸僅如逆旅上沮晨昏之候下無妻子之奉
寒暑互迫顛倒裘葛燕豆疏惡庖丁謂誰矻矻沮氣茫
然若失僚友如蝟知己安在出門四顧莫知所向方斯
時也樂趨利進之心貶於兹者過半矣一激於義牙機

斯張以為或者因此而内可以歸見吾母外可以圖報私恩幸而在彼有勿藥之喜然後退與足下抵掌道故優游涵泳尋墜緒於詠春之餘以請吾志暇則攜良師友陶情觴豆小酌微酔互酧互酢賓主俱忘彼歌此續隱耳互發眞樂所寓悠然成聲却數澤之羅以事湖上之屐或親稼圃或耕六籍使堂上無慼慼之容而股掌有弄兒之樂神融意會或庶幾於此也事與心違一至於是斥逐以來羨慕之私既沮一旦之得高飛深泳至

此始有討得之悟要其所終亦僥倖羅鉗者之常耳遭一蹶者得一便歷一禍者長一識然則兩瞿之下仰而笑俯而歎思勤慮密進退之判慨然得之於困折摧敗之餘者有人焉而非焦鵬寥廓之謂也雖然掉首却顧則乃翁之事已去擾擾逐逐何見事之晚耶或曰不然人不涉難則知不明此君子之定論而夫人至此實始有定見焉噫嘻今是昨非已既萌於兹即是而樹之土以固其根漑之水以澤其葉剪其繁蕪以作其氣暢達

其枝使盤根錯節帖然無恐於疾風暴雨之厲則培養之勤固未免胼胝於此而自茲以往安知夫不花實於彼也信可恃乎吾不能無惑矣夫倚天下之事以必集者固有識之所甚諱也所謂憂喜之端卒不能相恃以為終窮如此豈古人所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邪非也吾又不得而知也人有恒言泰山秋毫各安其所受矣乃若僕之受直以偭於時者計宜安出而自取顛倒以墮先子之光貽倚門之思安在其多慮也吁

失脚畏途猥與胥靡之屬十百為伍浮舟載槖呼嘘毒癘奔走於蠻烟瘴雨之外自我亦何足惜哉所顧可念者老母而已此平生交之一詩所不容不作而汗背泚顙痛悼不孝之罪不可贖也先哲有言天地萬物自有形求之何往而非數也夫血氣之體參兩間而寓者直不過數中一靈物耳矧僕之宜陋屈伸榮辱無關於時者正太史公所謂九牛之亡一毛耳一折挫何害於重輕也而俯仰唱嘆纍纍不忘於喙如此雖所發未必一

蔽於離憂而淵深之士將據此而議我矣哲人遭之亦有以處此乎亦曰委吾身於大化混萬物以無跡視變化如浮雲等一世於無有隨寓而安處困而亨以道理為始終而與物俱化從容於元氣之表不知其孰得而孰失也然而學力未淳有不易强焉而至吾姑即其所就而因知已者以雪其隱焉亦何恤於人言僕少椎朴用名曰愨長移於習足下實始以存誠鍼之提警之勤亦既辱命奈何乎梏亡反覆卒底荒悖反觀内究隨得

隨失理欲相乘大抵多喪人之田事人之事至於胼胝於彼困極思歸則方寸茅塞且日趨於蕪矣風雨晝晦大明未嘗不麗於天尚賴是理為之主人焉向非足下攜持匡救之力幾何不至於流蕩而忘返也於戲寶峰先覺嗣續斯盡同門之士有見於似是實非之源如足下者能不軫其窮乎比見時僉憲於京師劇念諸老凋喪湖山無主道舊論交頗隱然以楊門領袖屬意於足下且有所望焉曰大浸砥柱不移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唯有以勉其純且誠也僕觀夢墨翁雖所謂文章之士而知人之明至此而無可議吾弟甚宜足下幸念先人之舊推僕之所以相尚相合之誠而一轉其憤悱之機唯留意毋忽若兩地相望共此明月之情請付之忘言

明文海卷二百一